

2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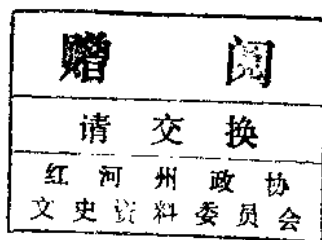
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1996年10月

审 稿:杨远莉 张 伟
责任编辑:张培荫
编 辑:李光宗 戴存有
 雷耀波 王冠铤
封面设计:沈安有

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个旧市印刷厂印刷
字数:18万
印数:1—1500
(内部发行)

目 录

朱朝瑛与临安起义	蛮 夫(1)
抗日时期的建民中学	刘朝钧(10)
边境抗日纪要	陈鹤龄(18)
抗战时期“昆明集训营”见闻	熊子模(24)
1944 年美国军车被劫见闻	尹自文(27)
解放初期蒙自专区的人民武装工作	奚学文(30)
1950 年宁瑞南在马鞍底叛乱杀害我建政征粮工作 队员情况纪实	撰稿杨钦 整理杨正昌(36)
回忆 1950 年初元阳东三区土匪暴乱情况	龙壮图(62)
记红河迤萨两次保卫战	白永朝 杨有文(69)
藤条河畔军情急	田 有(75)
红河州边疆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情况	 杨 健(85)
红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改中的统一战线 工作	林震宇 李保福(104)
忆绿春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与直接过渡工作	徐永义(115)
忆当年土改时期的干群关系	马成骧(131)
河口南溪河中越国际大桥的坎坷史	陈鹤龄(135)
红河县商业发展简史	朱子昌(139)
弥勒县烤烟生产由来	卢家国(152)
建水县解放以来兴修水利电力工程概况	 曹品富整理(155)

小龙潭煤矿今昔侧述	夏德贵(162)
猛弄土司辖地解放初期教育卫生事业建设情况概述	段国定(165)
红河县乐育区解放初期学校恢复和发展情况	廖伯英(168)
元阳中学的创建与发展	许尔康(170)
红河县华侨侨居世界五大洲十六国	白寅光(175)
上下六村械斗前后纪实	门 株(178)
我是怎样走向光明道路的	郭维藩(206)
从黑暗走向光明 ——建国前后的历史回顾	李河清口述 杨有文整理(213)
风雨同舟诤友情 ——回忆民建主委李振泽同志	赵大井(236)
个碧石铁路公司总工程师何少斋	张述孔(240)
漫话红河州的几处地名甸、屯、铺	杨显川(243)
编后记	编者(245)
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启事	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246)

朱朝瑛与临安起义

查 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彻底倒台的丧钟,导致了中國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度与中華民國的诞生。30日(夏历九月初九),云南起义并成立军政府,11月1日(夏历九月十一)电讯传到建水,当夜即爆发了震撼迤南的临安起义。临安起义是继腾越起义和昆明起义之后的云南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云南光复和以后的“护国”、“靖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非常遗憾,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坛上竟无一席之地!笔者撰写此文,意在引起史学界和公众对临安起义研究的兴趣,由于史志资料空虚、单薄,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都已不在人世,加之,本人调查研究的功底和水平不足,文稿错误之处肯定不少,我诚恳希望专家、学者以及临安耆老给予指正。

—

朱朝瑛,字渭清,约生于1847年,卒于1927年^①。先祖为南京籍贯,明洪武中人滇定居建水(一支在城内,另一支在西庄)。其父朱恒泰为临、个、开一带有名的富商兼地主,生子11人,朝瑛为长。光绪二十三年(1897),朝瑛赴丁酉科乡试中

副榜，授广东补田道，得吉林巡抚朱家宝^②赏识，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庚子年（1900）归国返乡，承广东军阀龙济光托，代募临安兵三营赴粤调用。朱朝瑛凭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很快即募集到400余人，分驻建水四城城楼及城内观音仓^③，准备听令开拔广东。时值乡人佴致中^④由易门知县任归里，常与朝瑛议论时政。佴受革命党人影响，早有共和之念，闻武昌首义信，即与驻临新军七十五标教练官赵复祥^⑤密议响应，并多次登门劝谕朱朝瑛：革命潮流不可逆转，清政府气数已尽，不可再抱幻想。代龙募兵无妨续招，但广东切不可去。云南革命已在早晚，宜以募兵联合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据临安以召滇南……但何去何从？朱朝瑛的心里像十五只桶打水七上八下，始终不表态。九月初，朝瑛连接匿名信两封，均陈述革命机不可失，须当机立断。犹豫傍徨之际，恰佴致中访，当即把信与佴同观共议。佴建议张榜告白，略谓招募之兵，绝不与新军作对。告示不久，赵复祥即派李镜明、吴传声为代表，与朱密商共举革命及互相联络事宜。从此，朱图举革命的决心已定，密令心腹掌握好部队听令行事。

夏历九月十一日（公历11月11日），电传蔡锷、李根源、李鸿祥等率云南讲武学堂学员和新军七十三、七十四两标于九月初九日攻占五华山，成立军政府，藩司^⑥世祜、提督^⑦李经羲等清朝大官府首就擒的消息。朱朝瑛在其家中即与佴致中、赵复祥密定是夜举事，推举朱为都统领、赵为副都统领^⑧、佴为参谋长。夜九时前，朱朝瑛和佴致中及乡绅范嵩龄、王治湘，分别赶往东南西北四城及观音仓，密令民军9时正开城迎接新军人城。是时，驻扎在南校场的新军一二两营同时发难，驻扎北校场的三营闻号亦立即响应，新军由何海源、盛荣超等

率队,从南门入城,秩序井然,对民众秋毫不犯。义军直驱府署,一弹未发即迫使驻扎城内的全部“绿营”兵缴械归降。知府吴昌祀、知县孙树猷、标统罗鸿逵等仓惶遁城潜逃。十二日晨(公历11月2日),朱、赵等在自治公所召集军民各界代表协议,成立“南军军政府”。协议公推朱朝瑛为临山镇守使,守卫临安大本营,继续募兵筹粮;赵复祥任统军督师进攻蒙自关道。蒙自关道尹龚心湛,在滇南清朝吏员中颇有能名且甚狡诘,先闻省垣举事冀图反抗,继闻临安事变而傍徨无所从,经中学堂监督李曰垓^⑨再三晓以大义和形势后,表面上对共和表示赞同,并派李为代表到临安表示诚意;暗里却秘密调遣督带孔繁琴,从个旧率防军三营攻袭临安。十三日,孔军进抵攀枝花。时南军主力已由赵复祥率领出师蒙自,临安城内只有募兵三营防守,县对孔军攻袭之事毫无所知。有建水籍马哥头李鸿宾赶马进个旧,行至普雄知悉,即出资雇人向临安军政府飞函报警。接报后,朱朝瑛边组织城防守御,边派心腹邓云广、张禄、尚毅德(一作玉德)率队前往大破丫口^⑩迎敌。出师蒙自的赵复祥闻讯,亦抽主力一队增援相助,担任个旧城防大队长的朝瑛之弟朱朝瑾^⑪,又急募砂丁截孔之后路,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两军相遇鏖战良久,民军弹药告尽仍奋勇相战,新军十分感动并立即分调部分,民军补充弹药后更为勇猛。张禄率部分民军绕至孔军后侧突然袭击,正而邓云广督队猛攻。孔繁琴中弹负伤,部下见主将负伤无心恋战,仓惶撤至观音阁固守,南军趁胜追击,于农舍生擒孔就地正法,余众遂如鸟兽散,临安之危亦得以解脱。龚心湛原想“暗渡陈仓”,结果却落得自搬石头自砸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难堪结局。十五日晨乘个旧早车逃窜。十六日(公历11月6日),赵部前锋吴传

声、张鼎甲军抵蒙自，暗中已联络好的各界人士举旗反正，次日，赵复祥率大军入城接管。云南军政府电委赵复祥兼署蒙自关道，朱朝瑛署临元镇，王垂书^⑭署临安知府兼理建水知县，派罗佩金为南防混成支队司令，庾恩赐为参谋长继续南征。十九日，开化镇文炳率部反正，南防各营均望风而降。孔繁琴兵败后，个旧城防空虚，各路土匪争相掠占，商民日夜不安。为此，朱朝瑛乃又募兵三营，委张和、钟文学、苏镇南为管带分防镇慑，个旧即赖以安。同时，派李家祺、刘凤祥带兵两哨，巡防石屏、峨峨^⑮、河西^⑯、宁州^⑰、新兴^⑱、江川一带。至是，群匪敛迹，南迤全部光复。

临安光复后，鉴于兵力不足，仓促招募以补，因而鱼龙混杂，一些兵痞、流氓、惯盗等不法之徒趁机混入。加之，军政府刚建立，百废俱兴，而财力严重匮乏，军饷供应不上。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对官兵的教育。官兵中的大多数人不知为谁当兵打仗，只知当兵吃粮领饷，故军风纪涣散。驻蒙新军尤其是后募补之三营中的一些不良份子，常有偷摸拐骗、打家劫舍之举，民众多遭其苦而有怨声。时逢河口对汛督办许德芬奉令，解关银五十万两晋省供军政府调用途经蒙自，被赵复祥截留二十万两供蒙自军需，营中一些不法之徒更起抢劫官银之心，，参谋官李镇邦（亦作振邦、正邦）和马队军士龚裕如，勾结当地人李叔昌，于十月十三日（公历12月3日）夜九时，攻抢军械局枪枝200余枝，继劫道署仓储，焚掠洋行（据事后报案被劫的有希商散胪士、意商嘉歌比果、德商波斯顿等商行及法商安西尼亚酒店）、民舍，赵复祥被迫连夜逃往河口，省垣及滇南为之震惊。驻越南法国殖民军借口保护侨民，致函河口督办要派兵入境。朱朝瑛及罗佩金奉省府紧急电令星夜从临安

赶赴蒙自处理民变善后,将被劫枪枝、财物收回,逆首李振邦、龚裕如等正法示众,蒙自兵乱得平。云南军政府另委何国钧署任蒙自关道。临安光复后,云南省军政府正式委任朱朝瑛为临(安)元(江)澄江总镇兼统南防各营和国民党迤南支部部长。蒙自兵乱发生后,自知无能为力统掌,遂才辞本兼各职以自责,军政府难以挽留而照准,呈请中央特授其陆军中将衔以示彰褒。从此,朱朝瑛退居林下,专心致力经营锡矿,并建盖花园别墅^⑩颐养天年。民国二年(1913)被选举为众议员,以后曾竭力认股倡办个碧石铁路,并任经理职。段祺瑞执政期间,聘其为陆军部参议,多有咨询。唐继尧自粤回滇“二次主任”时,又委其为第五军参谋长。1927年,匪首李绍宗、孔庆贵攻占个旧,被人诬告通匪拘押于昆明原藩台衙门监狱,后因病保释出狱就医,不久即病卒于昆明。

二

临安起义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一页光辉的篇章,临安各族人民在这次起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无论是全国或云南近代史,对这样一场有重要影响的反封建斗争却很少甚至没有记载,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历史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的,应该还以他本来的面目。

临安起义的爆发和在很短时间内取得成功,应该说是与临安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安自古为富甲南滇之地,明时即有“金临安、银大理”之说。气候温和,适宜于各种作物生长。矿产丰富,商贾云集。交通便利,内控滇中,外通越、老……然而,由于“清廷腐败,滥借外债……”^⑪帝

国主义不断鲸吞蚕食(原属临安的外三猛全部及内三猛一大半,被法帝国主义侵占),临安这个滇南经济中心成了他们倾销商品和掠夺廉价原料的转运站,使固有的手工业和民营商业濒临破产,大批农民在地主、官僚和侵略者的重压下倾家荡产,有的被迫铤而走险,生活于死亡边缘线上的各族人民早在心里蓄积了反清的思想情绪,故昆明重九起义的火种一燃,起义即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临安又有“文献名邦”之称,人才辈出,在外为官或求学的人不少,革命思想的传播很快。广东惠州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之后,大批革命党人,转入内地组织发动,新军成了藏龙卧虎之地,临安新军中连以下的指挥权基本上已被革命党人掌握。再则,起义由地方著有声望的上层人士领导,他们熟悉地情、民情,又有能力控制局面的实力。新军和民军的密切配合,“只杀官,不扰民”,更赢得了各族各界群众的支持(马哥头李鸿宾出资雇人报警的事例,充分说明群众对革命的态度),因而,起义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胜利。

朱朝瑛出身豪富之家,又得仕于广东候补道,在广东以“临安同乡”^⑨的关系结识了龙济光。龙为扩充其实力,以高官厚禄拉拢他回籍代为募集兵源;朱则想以此抬高自己在地方的身价,同时又能得龙抬举而飞黄腾达。二者与其说是情谊,不如说是在互相利用。从临安起义的全部过程看,朱朝瑛参加起义的思想并非出于自觉,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勉强而为之行动,因为:

第一,代龙募兵不遗余力,而对革命在举义之前无任何言行表露,若非俾致中多番陈述形势、晓以大义,他是绝对不会“投身”的;

第二,举义成功之后,云南军政府委其重任,在世事维艰的时候,本应与革命力量一起克服难关,他却以种种借口电辞回乡;

第三,临安起义后,他一直与龙济光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龙助袁称帝时,指使其弟、子、侄组织武装配合纳楼土司普钧堂攻袭临安、个旧,他则在暗中运筹操纵,事败后(其子朱映松即朱晓桂在广西战毙,朱映椿被捕关死狱中)落得被抄没家产的下场(从此,堂堂豪富之家开始崩析,至解放时已是不成“气候”的破落地主)。

然而,对任何事物都不应该采取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态度和方法,也不能一好遮百丑,或一坏盖其好。朱朝瑛即便是在“形势逼迫”的情况下才参与举义的领导事宜,从推翻封建建立共和这一角度说,应该客观地肯定其进步和功绩。从当时临安的情况看,有县、府汛兵和“绿营”镇守,四乡地方势力割据,“绿林”、会帮争雄,临安城垣又高又厚。新军中虽然有革命党人活动,但若无朱朝瑛这样有声望的实力人物的支持,里应外和,仅凭新军中的革命力量硬攻硬打,很难想像会取得胜利。临安光复后,朱朝瑛又以自己在“临八属”地方的威望,取得地方各界对革命的赞成和支持,以及派出民军巡防及宣谕,很快即稳定了滇南局面。属于外籍人的新军,即使能攻克临安府城,但无后勤支援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也难以在临安站住脚,更难以不动用大量武力,就能争取群维纷立的“临八属”及新兴地区靠拢革命。更可以设想,临安起义若不能成功,会对云南军政府造成何等的威胁?临安起义成功,解除了昆明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保障了南防的安全和后勤供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云南光复的支援,是无法可以用

金钱计算的。临安起义是云南辛亥革命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客观存在,任何人也不能否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临安起义,一是忽视它在云南光复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因为朱朝瑛出身富商兼地主,且后期又参与龙济光助袁称帝,以及担任过段祺瑞的陆军部参议,而采取不承认态度。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临安起义和朱朝瑛固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绝不能划等号;朱朝瑛前期拥护共和与后期助袁复辟,两者也不能互相抵销。对待朱朝瑛不应该一棒子打死,功过是非应该有所区别,是功不能否,是过不能掩,但绝不能因后期的过错,否定其在前期的功绩。

从朱朝瑛在临安起义前后的政治表现中,还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己性和两面性。他们在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或者也投入革命的洪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条线上,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而当革命危及他们的利益,或者革命处于低潮,或者敌人以高官厚禄相引诱时,他们又怀疑革命、逃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朱朝瑛的一生以及整个“中华民国”的命运,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学一点民国史”,其目的就是要我们以史为鉴,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使我国真正建设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

①《民国建水县志稿》记卒年60岁,省志资料未注明,此据朱朝瑛侄子朱映榆先生(建水第二小学退休教师,1990年70岁)记忆推算。朱朝瑛死时,朱映榆7岁,由母亲带领参加葬礼。

②云南华宁县人,民国成立后任参议员、直隶省长、直隶总督。

③又称普应寺，为临安古城内七寺八庙古刹之一，其址为现今建水县公安局。

④字位卿，清举人，曾任知县。《云南省志资料长编》记“民国十三年卒于家中”，疑与佴诚中混淆，其人四十年中期尚在建水家中（原址在建新街今林业局）居住，建水50岁以上的人有很多都知道——佴老太爷。

⑤亦名义新，字凤喈，云南顺宁（今凤庆）人。1906年在日本振武士官学校留学时参加同盟会。临安起义后去江西任李烈钧（江西都督）顾问、赣军第二师第五旅旅长。1914年任云南讲武学堂校长。1916年任云南护国军第二梯团长，继任靖国军驻川部队第三军军长。1920年与川军交战失败自尽。生前为陆军中将军，获一等嘉禾勋章和文虎勋章，故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军政府追谥为陆军上将。遗体归葬于昆明玉案山麓，朱德同志曾亲为其墓碑题“护国之神”四字。

⑥清职官，为掌管省一级民政的主官。

⑦清职官，为掌统省一级军事的主官。

⑧《云南省志资料长编》记赵为正、朱为副，此据《民国建水县志稿》载。

⑨腾冲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

⑩即焕山口，为建水与个旧之间必经之道。

⑪朝瑛弟，字瑜卿，在个旧经营锡矿，曾倡修个碧石铁路，后因事赴上海染疾病故，卒时年仅36岁。

⑫字炳文，号著臣，云南建水县人，清光绪丁酉科拔贡，历署贵州的印江、贞丰、威宁、赤水、郎岱、仁怀等厅、州、县，光复后任临安知府兼建水知县、开化知府。书法功底坚实，尤善草书。

⑬今峨山。

⑭解放除部分划入峨山外并入通海。

⑮今华宁。

⑯今玉溪。

⑰即“朱家花园”，古典苏式园林别墅，已列为云南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

⑱《续云南通志资料长编上册》第2页。

⑲龙济光的纳更土司原属建水县建制。

（编辑 戴存有）

抗日时期的建民中学

刘朝钧

建水人刘宝煊，1924年在上海青年会读高小，思想活跃，置身在上海大都市，受到“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倾向革命，思考革命的前途，和几个同学相约，离开上海到杭州补习法文，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因患伤寒病未去。

1928年3月，刘宝煊得到云南省教育厅官费，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四千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在日本留学的刘宝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非常义愤，深感民族的屈辱和被列强欺凌的痛苦，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些活生生的血的事实，使我在思想上产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国民党的无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难道我们是一群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刘宝煊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和共产党旅日支部的黄洛峰、刘惠之接触，受到党的思想熏陶；又结识了聂耳、艾思奇、郑易里、张天放、寸雨州等同志，在党的旅日支部教育培养下，于1929年参加中共东京特支领导的“新滇社”，与张天放、郑易里为一个小组，在留日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并学习《共产主义ABC》等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刘宝煊和许多留日同学愤然一道离开日本回国。后

来接到云南省教育厅的通知,他们又才返回日本东京高师继续读书,在日本又住了三年,这时他革命思想日趋成熟,认识到只有彻底改变黑暗的现实,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中国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1935年春,刘宝煊东京高师毕业回国,回国后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一段时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中国大片领土沦陷,刘宝煊在建水开明士绅马亦眉、邵连义等人的支持下,于1938年回建水任县教育局长,并创办建水县立师范学校,任校长。

刘宝煊到建水后,即以党的《彻底战胜日寇十大救国纲领》为指针,以建水县立师范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曾在延安抗大学习并入党,奉省工委之命到建水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吴玉夫,曾接触过福建大罢工领导人陈貽衍的陈东到建水,先后被刘宝煊邀约到县立师范任教,陈东并任特师一班的班主任。刘宝煊与吴玉夫、陈东志同道合,在学生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领导学习抗日救亡书籍,以启发学生抗日热情。陈东老师将特师一班学生组成“抗日晨呼队”,每天早晨,他带队跑步穿建水城而过,呼喊抗日口号,以唤醒民众。他们又组织部分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1940年初,刘宝煊将思想上进步,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刘宝云(刘健)、葛树勋(郭明)、昌宝宏(昌恩泽)、白颜政(白一平)、邵连芳、黄源昌、许练文叫到沙泥塘街他住家楼上,组织秘密团体“丹心社”,宗旨是练兵习武,抗日救亡,日军进犯云南后上山打游击。丹心社员每星期活动一次,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抗

日救亡书籍,并讲述抗日情况及讨论今后的出路问题。1940年底,“丹心社”成员,由邵连义联系,郑一清领路,刘宝煊带领,到建水南边山区老母蚌箐与民变武装童世发联络,察看地形,作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并从马亦肩、邵连义处弄来一些枪支,进行军事训练。

1941年9月,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党的方仲伯到云南,被刘宝煊邀请到建水县立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两人商量,为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将县立师范学校改为私立建民中学,取得地方开明人士同意,办了合法手续。

私立建民中学的成立,使教师任用、教科书选择、课程安排及学校活动,均能独立自主,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将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结合当时建民中学处在白色恐怖时期的情况,把“团结”改成“爱群”,“严肃”改成“整肃”,“活泼”改成“活动”,加上科学、务实,成为建民中学的校训,并由共产党员白浪(王子近)作词,作曲家徐守廉谱曲,写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激励青年一代为创建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建民中学校歌。

方仲伯继刘宝煊组织“丹心社”之后,又组织“抗战救国读书会”在学校边角的小楼上设秘密图书馆,白颜政(白一平)负责管理图书,资料,图书有《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

云南省工委派来建水负责滇南地下党工作的马盛之(马识途),从缅甸回国的缅甸华侨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杨纪庄以及其他共产党员岳世华、孙仲宇、周天行、舒守训、卢福生(卢华泽)、廖新伦、陈雨然(陈家震)、罗新、董易、杨东成、尹安本、魏亮、彭德光(彭居桃)、张连琛等,也先后到建民中学,云